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龔貽安

子部一

大學衍義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録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為治之序帝王為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曰致知曰正心曰誠意曰修身曰齊家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

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中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宫闈抑權倖盖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内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為

姦宄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德秀此書成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于治平者以為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于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

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乾隆四十六年五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葢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

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

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

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先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

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二事無目其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

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季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紬閲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大學衍義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繇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

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甞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甞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心

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

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十有二輙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九月十四日

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戸部直尚書端平元年九月十五日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猶大之意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

至玄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輯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勲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

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為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修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于氣稟蔽于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為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

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于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慎敬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叙九族惇厚也叙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兹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兹此也

臣按臯陶為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慎修其身為言葢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

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于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

篤叙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

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惟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于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為悖德其敬為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于文王之影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修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

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雝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之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象曰赤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離下巽上離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内卦之中女正位乎内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内凡梱内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

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古者於男女内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為健主生覆于上地陰為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為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

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内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内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

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修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工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茍是則所謂威如也合象而觀則家為天下之本身又為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稱）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卹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眾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如招來之來）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

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廪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吕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

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

得以問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

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胥掮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葢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

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桓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

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竝行不悖之道也茍以親親之故不

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

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為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褻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

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工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壅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

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為虚文矣

臣按九經之説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糅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

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葢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爲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葢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爾近也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

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况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未嘗聞為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况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

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葢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

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為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惇頤（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為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準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兑下離上兑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志故為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無妄復亦二卦名

臣按悖顚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内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

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

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皥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一

大學衍義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工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其見於經則允執其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

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

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説最為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

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汩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

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乎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數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

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般樂怠敖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

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散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制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于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

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内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

法後世者義與理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已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已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葢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

二三其德則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

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又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于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于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

按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宅其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盖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

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為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

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　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仍稱祀　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歎辭　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　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

五行（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汨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繼也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于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于上使

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　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　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　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　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叙訪於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名而就問之也彝倫者

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爲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黜陟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汩亂葢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汩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

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于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財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于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

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敎焉敎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

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歷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

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于下臣當
循法無使顓恣而借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
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謀之
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訣之於天天人
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
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
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
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

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蓍龜

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作者居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

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劒弓矛為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于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

存而息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葢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敘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葢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

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于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顧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

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于胷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二

大學衍義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五之為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

（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也躬身也）惟斆學半（斆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

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來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于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

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于已也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已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于是又言為學之

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畀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功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

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斅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為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為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慙過必

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脩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羣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

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熈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顧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于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

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工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具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為商周令主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為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

之力也葢陛下本以寛大長者受懷王入闗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擄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

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

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
呂氏至于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
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
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
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
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
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

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于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至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若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葢賈誼有脩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

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䆠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葢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隂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為之感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于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於此而帝不能用也惜

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

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于内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畫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致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黷武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絶闗庭流血之變哉故剟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

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倪寛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寛語可觀乃從寛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寛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藴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于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

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

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横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于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武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於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工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

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葢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

為帝用夷考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于仁義而不汲汲于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竆見此指其肯輕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是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五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

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髙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勵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名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髙文武宣之學

大學衍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婁業楫

大學衍義卷四

宋 眞德秀 撰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諌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覇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殖

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葢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忽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輙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讎其賜榮爵關内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

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毁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

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寛又曰寛綽厥心是又以寛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寛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

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寛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紫況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

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耶惜哉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

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旣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開廣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

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於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與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與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

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一時之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

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慨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謟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

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於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倿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內旣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葢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録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

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别館道遠聽於宫中乘
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
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
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
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
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宫寢之政各盡其道安

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濆亂宮闈之醜哉柰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懐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蠧欲其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茍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𤣥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愼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奬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録勲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屛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

然平蔡之後驕侈遝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羡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録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强策勵一旦奏功侈

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帝王爲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

大道哉昔顔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頽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歴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

凡六十篇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問
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
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
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
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
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
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

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

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中材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君皆所當闡然一日萬幾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顓精

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歴代之得失則其聦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娯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旣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爲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

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爲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

人媟進之階況他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奸
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
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
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
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
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羣臣酣歌
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

帝歛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為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

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宮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

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四